



读书须“会意”

□ 江舟

陶渊明曾经出任过彭泽令,但他的内心却并没有真正进入过官场。一篇《归去来兮辞并序》,一篇《桃花源记》,充分显现出他的闲淡本性和返璞归真的理想。陶渊明辞官后长年乡居,过着“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但陶渊明不同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农民,他比农民们多了一种精神生活。每天耕种以外,读书作赋、诗酒相伴,从闲适的生活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品味生活的乐趣。

从陶渊明的诗中可以看出,乡居生活中,读书也是陶渊明的重要生活内容。耕种之余,便是读书。对读书,陶渊明却有一段迥异于他人的高论:“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话每每让劝导后人努力读书的文人困惑,“欣然忘食”确实称得上好读书,然而不求甚解,也能与好读书沾上边吗?

其实,读书是有不同读法的。目的不同,读法也不同。文字作为表达和交流的一整套符号系统,它的含义往往是多层次的。逐字理解,寻求字面的含义,只能说是一种最浅层次的读书;运用逻辑分析,也只能把握一种理念,而且未免枯燥局促。文字符号

构成语言,语言排列成一篇文章,其含义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一个字一个字的含义的相加,文字组合成文章,可以形成一种意境,一种氛围,一种气势,也就具备了艺术的美与魅力。

对陶渊明的人格和学问均颇为推崇的陆游称得上是个读书“会意”的高手,他曾留下了许多有关读书的诗篇,如“病里正须周易,醉中却要离骚。”“研朱点周易,饮酒读离骚。”《易经》与《离骚》是陆游百读不厌之书,但陆游读《易经》与读《离骚》的方法却大不相同。读《易经》须秉心静气,朱笔圈点,会意书中意旨。陆游将《易经》视作治病之良药,病中读之,能态度达观,顺应自然,乐天知命。读《离骚》则可以神游万里,肆意狂放,不执着于字句,一边饮酒,一边吟诵,在醉眼朦胧和神志恍惚中细细品赏和会意其中之真趣。

对读书人来说,大部分的读书都不是为了在书中去寻找答案。而是通过读书在交流,在寻找共鸣和精神的契合。寻找精神的契合,需要最大程度的调动阅读者自己的创造性,只有读书的“会意”,才有心灵的感悟,只有心灵的感悟,才有一种超脱功利的艺术美感,才能达到读书风雅的境界。

我们的作家该成为段子手吗?

□ 袁跃兴

《中国青年报》刊登“2021十大文化创意事件”文化报道,总结了2021年大众文化生活领域中“十大文化创意事件”,其中有两个文化创意事件涉及了我们的作家在当下的生存状态。

第一件是“作家开讲脱口秀”。今年“世界读书日”这天,大先、治辰、黄平等一些作家、编辑走上脱口秀舞台,旁边坐着李敬泽、梁鸿等嘉宾评委……

这篇文化报道说,作家走到脱口秀的风口之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意味着作家的表达正在被时代奋力地拖拽出纸张,无形之手在拉扯着他们走入陌生之地,莫言都带货直播了,别让作家脱口秀的舞台空着,2022的脱口秀舞台,作家们有必要卷土重来……

第二件是“作家余华化身段子手”。今年9月贾樟柯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全国公映。作为这部纪录片镜头所对准的人物之一,作家余华在片中贡献了不少让观众发出笑声的金句。化身段子手的他,为这部文艺色彩浓厚的纪录片,贡献了具有商业吸引力的笑点,为影片的宣传立下汗马功劳……又因为余华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自己的文学之路,其中“内容文本和讲话节奏,妥妥的脱口秀大会冠军水平”,而一则叫#余华是个脱口秀演员#的新闻冲上热搜榜首……

这两件“文化创意事件”的巧合点是,几位作家都变身成了段子手。他们或者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花式吐槽文学圈,说什么“余华的是‘纯文学爽文’吗?”“什么是文学脱口秀?”“文学的凸透镜与凹透镜”……或者为某部纪录片以段子的形式进行宣传推广,增加商业吸引力……这些作家引发读者对他们的关注,不是因为写出了引发争议的文学作品,而是因为他们参加了流行的段子秀、脱口秀节目,这让大众读者不禁产生“这些作家缘何开始热衷于段子秀脱口秀?”的疑问。

时下,我们正处在一个段子流行的时代。微博、微信上形形色色的段子,成为移动网络时代全新的创作形态,几乎所有新闻事件都会成为段子的养料,关于娱乐、体育、时事、名人的段子,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休闲文化生活中。段子不仅仅是文学的新增量,同时也承担了许多文化创意的功能,最终成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市场和商业的推动,使段子创作变成一个产业……

而脱口秀热的一直持续,也引得一些作家开始登上脱口秀节目的舞台,加入段子手的阵营中,用段子的形式进行文学评论、表达文学观点、评论世事,寻求文学的破圈走出小众……

段子秀、脱口秀的流行,显然是得益于传播技术越来越便捷,传播内容越来越趋向于简短和精练,而段子内容、脱口秀内容的创作,无疑也在不断地适应着这种新的传播方式。所以,“段子秀”“脱口秀”,在这个新的传播时代,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成为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之一。一些网友、读者指出一些作家变身段子手就是“蹭脱口秀热度”。而一些作家、文学评论家纷纷参加“文学脱口秀大赛”就明确表示,“文学脱口秀大赛,我们的确是蹭脱口秀热度了,但我们是抱着柴火来的,希望众人拾柴使脱口秀这火焰燃烧得更暖、更亮、更久”,这也似乎是符合着“别让作家脱口秀的舞台空着,2022年的脱口秀舞台,作家们有必要卷土重来”的预期。

段子的流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流行写作形式对我们的文化传播、写作方式、话语表达形式的影响和改变,段子所具有的传播力量。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段子快速流行所折射出来的对阅读、对文学思维、对精神世界、对心灵生活,所产生的碎片化、速度化的影响。段子的创作生产,是快速快捷的,但这无疑又决定了其速朽覆灭的命运。因为,追求速度、追求流行、追求消费化,这既有违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与我们的心灵生活冲突,更不符合文化的规律、审美品性……

记得王蒙曾对段子这种流行写作形式表达过自己的看法:目前我们的文艺生活正趋向于大众化、海量化,但是,文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不是平衡?过去出版一本好书大家都印象深刻,但现在让大家争相传阅、爱不释手、感动至深、拍案叫绝的书,你还能说得上来吗?相对来说,流行的多是些段子……有段子不怕,但永远要有一些高端的文艺作品,中国自古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么到了20世纪、21世纪,咱们若只有“段子”,对历史不好交代……

有评论说得好,今天我们的作家、文学应该找到脚踏实地的落脚点,这其中的智慧,远比脱口秀段子更有探究的价值。

有评论说得好,今天我们的作家、文学应该找到脚踏实地的落脚点,这其中的智慧,远比脱口秀段子更有探究的价值。



在历史现场漂泊

——吴猛摄影新作《市井百态》

□ 马温



配图选自《市井百态》一书

它叫烟火氤氲,它叫正在流逝,它叫月光撒满庭院全部拾掇起来却拼不出一个月亮,他想留下的叫市井百态……

我们乐于为他鼓励,我们要对他说,他的行动的意义是,让我们亲近了市井烟火,让我们和幻灭中的乡愁温存并从容告别。

有一档电视节目,片头是这样的:一块石板被细沙掩埋,突然来了一阵风,吹走沙粒,石板上露出原先被遮蔽的字迹“探索”。

当我们探索城市时,是不是要想一想:城市真的需要这场风?那层沙土和石板,字迹早已组成共享肌理,我们拂走了泥沙,同时也吹乱了历史的长发飘飘。

吴猛是职业法官,也是一名摄影家,他更是城市观察者。

一堵荆棘也许就能逼使他转身。构成城市的诸多主题(要素、侧影、声部、章节)中,最柔和、最低调、最温情、最感伤、最易逝——最像夕阳西下黄昏调性的,就是市井生活。

吴猛选择了这个主题。那种黄昏式的调性俘获了他。他关停了小飞机。两年前,他刚刚出版了航拍镇江的摄影集。小飞机看着他的主人拿着相机和手机离开了它。

头顶上仍然是辽阔的天空,但现在,吴猛想要观察的是天空下的巷陌,巷陌中的人生,人生逃不掉的宿命、意外、喜乐、忧愁、不解和平静。城市的黄昏是在低矮屋檐的高度展开的,航拍获得了大场面、大格局,那架小飞机像鹰一样俯瞰山河,而黄昏的细节,需要那台相机、那个镜头、那个拍摄者矮下来,矮过屋檐,矮过雨棚,矮过悬在铁丝上的竹篮,矮过那张陈旧的在风雨中飘摇的海报。

矮下来是观察市井百态的人场券。我们在阅片时,为了避免廉价的代入感,总是会挣扎,让自己从照片的矩形边框中逃逸。我需要一个安全的距离,安置我的独立性。

当符合这个条件时,我的身份完

成了转换,我从阅读者变为观照者。拍摄者的目光成为我的感慨,拍摄者的行走成为我的返场,拍摄者的脚步也是我的岁月流逝,拍摄者捧在手中的城市碎片,勾起我对一段时光的想像。

守护碎片就是守护历史,保存碎片就是保存真相。

我在这捧碎片里发现了我的城市。这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小吃店、锅盖面、修车铺、拐杖、剃头师傅的老花镜、咔嚓咔嚓裁衣服,黄昏扑面而来。制不住的人戏。每一帧都是现场。每一刻都是瞬间。每一回凝视都是手心握不住的细沙。

在航拍中我们发现景观,在街拍中我们发现碎片。

在景观中我们诗意栖居,在碎片中我们漂泊流浪。

诗意会诞生豪情,而漂泊能让乡愁的藤蔓爬上身体的墙头。

航拍擅长的是宏大叙事,而乡愁的碎片只在低矮处闪烁微光。

吴猛现在进入到另一种历史叙事中。没有好与不好,但一定会有不同心得。

一些照片是低像素的,可是从中弥漫出来的却是高像素的心平气和。现代性的挖掘机即使十二分小心操作,也会在不经意间碾碎市井生活。在现代性的钢铁意志面前,市井生活如果不修身养性,只会让自己提前退场。

吴猛站在历史现场。当我成为阅读者欣赏他的主题摄影时,他也将我带到历史现场。

过个二十年,当我们回首往事,当很多人和事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视这本书,我们会豁然发现它的历史价值,因为这是本书再次将我们带回到了历史现场,在历史的现场中漂泊……



新潮老妈环保鞭炮迎春接福

□ 唐文胜

漂泊他乡二十余载,我已经有好些年没回老家过年了,去年春节前夕,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在我的老家,一直都有燃放鞭炮、烟花在除夕凌晨开财门,在春节迎接亲朋好友拜年的习俗。为此,大年除夕前一天,我让进城的老妈买了几十封鞭炮和一些烟花回来庆祝新年,可老妈却从超市里拎回了一盒包装精美的环保鞭炮。我大惑不解,满脸诧异地问老妈:“妈妈,我们这个县城又没有燃放鞭炮和烟花,你怎么买回了这种洋玩意?像玩具。我要的纸质鞭炮和烟花呢?”老妈从精美纸盒里拿出一串长长的环保鞭炮说:“这就是鞭炮呀!今年过年我们就用这种鞭炮迎春接福了。”“这样的鞭炮怎么迎春接福呀?炸起来不仅不响亮,而且也制造不出过年的喜庆气氛,亲朋好友会笑话我们小气的。”我有些不满地说。老妈呵呵呵地说:“你多心了,这种鞭炮放起来既不污染环境又安全卫生,而且也制作精美喜庆,比燃放传统鞭

炮省钱多了,还可以无限期使用,亲朋好友不会说什么的。”

没想到,新潮老妈的环保意识、安全意识和节俭意识这么好,想想自己小时候过年因为燃放纸质鞭炮炸伤手指,有一次不小心还引发过一场小火灾,再想想鞭炮炸响后的满地纸屑和烟雾,每年过春节大几百块的鞭炮费用,我听到了老妈的意见。

那个春节,从除夕到新春假期,我们家就用这种环保鞭炮迎春接福。原本以为,新春佳节日期间我们家拜年的亲朋好友见到我们用这种鞭炮迎春接福,心里会有些想法,可没想到的是,亲朋好友见了我们家使用的这种环保鞭炮,不仅没有说三道四,反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纷纷表示来年他们也会改用这种环保鞭炮迎春接福。听到众亲友都这样说,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新潮老妈也在一边偷着乐了。

今年春节又快到了,不管是否回家过年,采办年货的时候,我都会买上一盒环保鞭炮。



外孙的“神秘小屋”

□ 刘向月

疫情下,人们都挤在家里,喜怒哀乐俱在一起,各自心里,都留下自己的记忆。对于我的外孙来说,长大之后,记忆最深刻的,可能就是那间小屋了。

小女儿面临高考要上网课,家里虽有三室,但面积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成的的小区,结构不好,显得拥挤、黑暗、杂乱和吵闹,唯一的一个比较安静的小屋在厨房旁,进得厨房,右边一个小屋,仅能放个1.2米的小床,小女儿就在这里学习、上课。

疫情爆发以来,大女儿的孩子就一直在我们身边,有一天,正为某事哭闹不停的外孙看到小姨从屋里出来,进了卫生间,便立即停止哭泣,一溜烟跑进小屋,听到小姨开卫生间门的声音,又立刻抽拉着往外跑,出来后继续哭闹。

从此以后,我特别留意他对外孙的关注,发现只要小姨前脚离开屋子,他后脚就跟进去,悄无声息地在里面翻看各处,听到小姨快回屋的声音,就立刻跑出来,装作不曾去过那里的样子。

一次,小姨给他一袋薯片,他高兴地跑来,悄悄对我说:姥姥,小姨屋里有好多好吃的。

这下,小屋对他的吸引力更加充满诱惑,那是他的一片向往之地。还有一次,他溜进去拿了一个存放在那里的酸奶跑出来,兴高采烈的

样子,小姨跟过来拿走了,他伤心的样子,但却不哭。我装作不知道,没有理他,过了一会,他自言自语:每天只可以喝一个酸奶,明天我就能喝到新的酸奶了……我及时夸赞他:宝宝记忆真好,小姨给你说的话都记住了。

除了小姨屋里吃的东西之外,任何一件小姨的物品,对他都充满好奇和向往,有次他拿了一个指甲刀,像宝贝一个捧在手心,爱不释手的样子,又怕被小姨发现,东张西望,躲躲闪闪。他还拿过手机、橡皮、笔盒等,每次都让我感受到他对这些东西无比好奇和珍稀的样子。

四岁的孩子,正是建立自我,建立规则的时期,他看到的,远比你说教的更有作用,小姨在他眼里,不是大人,不可以朝她撒娇耍赖,也不能强夺豪取(他知道小姨不是妹妹那么容易对付),小姨似乎更容易让他遵守规则,所以他敬而远之,充满神秘。

晚上他总是不睡觉,闹着要看动画片,要玩,我们告诉他睡觉时间只能睡觉,他会指着“神秘小屋”说,小姨怎么还开着灯睡觉,我说小姨在学习。然后他又说,那爷爷为什么也天天看书,我会说,爷爷也在学习,他要写文章,他就会刨根问底,我就耐心给他解释,这种时候,他都是很乖巧的,他学着理解这些自己不懂的事情。孩子的思维,就是在这些琐事中,不知不觉地慢慢形成了……

我们可以新挖一条河床并将它注满,却不能复制一条已经湮灭的河流,因为:掠过河面的雁鸣,水边的蒲草、泽泻、水葱,还有河畔恋人呢喃的恋语……曾经的这些,我们已无法复制。

哪怕最微小的空间单元,我们都不能复制。

历史是时间的标签,时间是历史的容颜。它们相互伤害,时间毁了历史的五官,而历史则撕碎时间的注解。

所以,至今,我们一直在回眸时间,猜想历史。

猜得再好能抵近真相,猜得差就是黑暗料理。

吴猛的城市,也是我的城市。无论规划还是细部,他的城和我的城都不尽相同也不应相同。城市一旦成为我们的思考客体,就被赋予虚拟性。当一百人、一千人参与这场思考,就会有一百座、一千座绝不相同的城市出现在坐标相同的地平线上。

寒冬时节,不少人驱车前往镇江新区葛村品尝东乡美食,往日宁静的巷子多了些喧闹。小巷的风不疾不徐,沿着小巷走到村中心的解氏宗祠,这座承载着葛村印记的祠堂,不久前是声鼎沸,锣鼓丝竹声震天,那日是葛村一年一度的祭祖庆典。

每年这时,解氏族人从各方赶来。仪式开始时,正厅长桌供奉贡品,伴随着司仪的宣读,从主殿起,族人分批参拜,共叩首36遍,每遍3叩首,每一遍叩首都包含着对先人的敬仰。祭祖培养族人的共同意识,团结后人,俗称“聚族敦亲”。

解氏宗祠始建于明代中期泰泰年间,距今已有550多年历史。歇山式的祠堂坐北朝南,位于葛村村中

心,四进七开间,十二间厢房,正厅颇有皇家建筑格调。解氏宗祠原本共20个分祠,现仅存册、礼、乐、冬四个分祠。

一位老者在宗祠前与我们诉说着葛村的历史:“在从前康王时代迁来了由解寿辉为首的山东紫阳县葛村人,丁兴旺后为纪念老家,取名葛村,沿用至今。之前葛村有东葛村、西葛村、魏家墩、沟头严家,后来因为拆迁只剩下如今的东葛村了。”

随着老者的目光,可以看到正厅门头竖有一块“榜眼及第”的匾额。这块匾额是解家子弟解兆鼎武举殿试时考取榜眼,皇帝钦赐的,解兆鼎会元一甲二名二等,花翎侍卫,任广

远古的守望

□ 殷敏

西郁林州参将。据说解兆鼎在考取武榜眼后,志在继续考取状元,临近考试前遇到一位喜欢自己扳指的相公,便把自己的扳指送给了这位相公,没想到这位相公竟是一位王爷,同时也是选拔比赛的考官。这位王爷在考试时命人送了一块热毛巾给他擦汗,随后同一考场的人便检举解兆鼎有舞弊行为,因而没有被录取状元。

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雕塑是解兆鼎的孙女,著名的雕塑大师解建陵创作的。

这第二进门楼下有幅楹联:“姓显滋阳共仰诗书世泽,文开晋水永传阅阅家声”,描写了葛村解氏的来源和先祖们耕读传家的理念。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大多离开了家

乡,但即使走得再远,葛村人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根与魂。

平日的解氏宗祠是冷清的,寂静的,但是那日的它萦绕着锣鼓喧嚣,充斥着各位游子的思乡情愫。聚族而居地祖居,宗族共仰;郡望衍派,谱牒有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经过时间长河,解氏宗祠默默地守护着,庄严而肃穆,它所记录的是解氏家族的血脉赓续,凝聚着解氏族人的深情眷恋,是所有族人认同,所包含着的一种来自家乡的质朴精神力量。

我在我行我秀

